

难忘的花裙子

□陈兰

时近六月的一天清晨,“我不穿白裙子,我要穿花裙子……”邻居小女孩的哭闹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,让我童年时代那段关于裙子的记忆重现脑海。

1990年“六一”前夕,班主任李老师说,学校要组织“六一”文艺表演,希望同学们踊跃报名,并让我和刘润到他办公室去一趟。

李老师刚从师范毕业,阳光帅气,性格和蔼,教学一丝不苟,很有耐心,所有学科他一个人大包干。在我们眼中,他是校园里最光彩夺目的老师。

我们是李老师的首届学生,他上第一堂课叫每个同学独唱一首歌曲。有的同学羞答答地涨红着脸,有的胡乱吼两句,轮到这时,我落落大方地唱了一首母亲教我的《妈妈的吻》。李老师说我的歌声清脆,似山谷中黄鹂的鸣叫。我心里甜蜜蜜的,此后我便担任班上的音乐委员。

下课后,我和刘润来到李老师的办公室。“陈兰,你歌唱得好,这次代表我们班上台表演独唱。另外,你和刘润学习成绩也不错,将作为学生代表到主席台上发言。这是难得的锻炼机会,你们要好好珍惜,发言稿写好交给我看。陈兰上台穿裙子,刘润穿白色衬衣、深蓝色裤子,你们都穿白网鞋……”

李老师的一席话,让我高兴得想飞。天呐,我要上台唱歌了,还要上台发言。能被选为学生代表到学校主席台发言,这是多么值得骄傲自豪的事啊。午睡时,我梦见妈妈把我的头发扎成马尾辫,我身穿漂亮的花裙子和雪白的白网鞋,昂首阔步地走上主席台,面对台下所有的老师、同学、家长代表,我从容自如、声情并茂地向同学们介绍自己的学习经验。我那美妙的歌声一定婉转动人,一向威严的校长定会为我亲自颁奖,台下响起雷鸣般的掌声,我的名字会被现场所有人记住。观众们会相互打听,会夸谁家养育了如此优秀的女儿……

放学后,我便往家里飞奔,想赶快回去将这个好消息告诉母亲。

啊,对了,李老师说要穿花裙子和白网鞋,我怎么忘了?母亲常年生病,风湿性心脏病,是医院的“常客”。为给母亲治病,家里早已债台高筑,哪有钱给我买花裙子和白网鞋啊?我沮丧地回到家,看着病恹恹的母亲,欲言又止。

第二天,刘润问我:“六一”上台发言,你有新裙子、白网鞋吗?我妈妈说已买了新白衬衣、新裤子和新白网鞋。刘润爸爸是工人,新衣新鞋对他而言不是稀罕事,他把“新”字说得特别“带刺”。我听了刘润的话,心里更加难过了,甚至怨恨自己,出生在这种穷困的家庭。

虽然如此,但我仍不愿放弃。每天晚上做完家务后,我一遍又一遍地练习、背诵李老师帮我改好的发言稿。我想,即使上台表演我穿旧得发白带有补丁的花布格子衣服、宽大肥胖的裤子、带洞的黄胶鞋,我的歌声和声情并茂的发言也绝不会逊色于刘润。我心里既期待又惶恐,万一李老师不让我上台呢?夜深人静,我独自躺在床上,泪水浸湿枕巾。

“六一”越来越近了,我上课无精打采,还时常走神,细心的李老师发现了我的异常,他把我叫进了办公室。

“为啥不开心,家里出事了吗?”李老师温和地问。

压抑了很久的情绪此时像放开了闸阀,我忍不住嚎啕大哭:“李老师,‘六一’的发言和独唱节目,我都准备好了,但我没有新裙子,也没有白网鞋。我的衣服裤子都有补疤,鞋子也有洞,我母亲昨天又犯病住院了……让刘润一个人上台去吧!”

李老师急忙安慰我:“不要放弃哦,对待困难要蔑视它,打倒它。”我泪眼汪汪地看着李老师,心里五味杂陈却说不出话来,我再蔑视困难、打倒困难,也不会有花裙子、白网鞋呀,家里也不会有钱呀。

转眼间,第二天就是“六一”儿童节了,我终于忍不住,泪流满面地对母亲说:“妈妈,今年是我最后一个‘六一’儿童节了,李老师叫我明天上台去发言,还有唱歌,李老师说要穿新裙子、新白网鞋……”我把“最后”二字说得特别重,因为我特别想参加这次活动,想在人生中这最后一个“六一”儿童节穿上新裙子。

“去吧。”母亲用她那微弱低沉的声音回答,拖着疲惫的身子朝衣柜走去。我离开了母亲,失魂落魄地坐在门槛上独自发呆,看着太阳一点点地沉下去。几只老母鸡陆续进圈归家,我突然发现少了两只。正当我起身准备寻找时,母亲提着布袋子来到我面前。

“去试试吧,看看合适不?”母亲喘着粗

气,将袋子递给我。

我打开布袋子,一件崭新的花裙子和一双白网鞋出现在眼前。“妈妈,你把母鸡卖了?”我惊讶地问母亲。

“前些天李老师来医院看我,说你参加这次活动没裙子和白网鞋,特意送来15元钱叫我给你买。你在学校成绩好,歌也唱得好,叫我不放弃对你的培养。李老师执意要给我钱,家里再没值钱的东西了,我便捉了两只老母鸡送给他,李老师怎么也不肯收,让我提到市场上去卖了买药治病……”母亲含泪数着口袋里的毛毛钱,我第一次见到坚强的母亲泪如雨下。

第二天,我穿着新裙子白网鞋昂首挺胸走上主席台。如我想象,掌声热烈,同学们一脸羡慕……

表演结束了,我兴高采烈地把那张金光闪闪的“一等奖”奖状献给母亲,母亲脸上露出难得的微笑,“认真读书,记住李老师的好,我这病治不了,也不再去了。”此时,一阵风吹来,我感觉有丝丝凉意透过花裙子,从白网鞋一直凉到脚底。

就在那年冬天,一个白雪飞舞的夜晚,母亲永远地离开了我。送别母亲时,我的耳边始终回荡着李老师的话——对待困难不要害怕,一定要蔑视它,打倒它。

从此以后,我再也不感觉到寒冷了。



遭遇尴尬

□王晓林

我从事新闻这个行当,说来时间不长,但也不短,快30年了。一路走来,有酸也有甜,有苦也有乐。在收获喜悦之余,我总爱回过头来,想想还有哪些不足,留有哪些遗憾。其中就有那么一次尴尬,让我刻骨铭心。

那是我到宣传部工作的第三个年头,一个秋高气爽的时节,一位同事夜里打来电话与我商量,说第二天上午领导要陪同外地客人参观,由于接到另外的采访任务,希望我能前去拍拍照。我二话没说,便答应了下来。

第二天清晨,我按照约定时间,带上同事使用的单反相机来到五峰山森林公园。一行人徜徉在浩瀚的竹林深处,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,好不惬意!游得兴致正浓时,有领导提出留影,我一听,该是大显身手的时候了,立马来到他们跟前“导演”,待大家带着心醉表情站好后,我发出“三二一”指令,准备按下快门,将画面定格在镜头里。

就在此刻,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:相机快门无论怎么按不动。对面一群人的眼睛齐刷刷地盯着我,急得我满脸通红,束手无策,浑身冷汗淋漓,不知如何是好,情急之下,连忙对大家说:“对不起,请稍

等!”慌乱中掏出手机向同事求助,哪知屋漏偏逢连夜雨,同事的手机关机打不通。我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,不知如何是好。说真的,这样的情况,我还是头一回遇到,心里有说不出的焦急和不安,真恨不得找一条缝立马钻进去。

正当我无计可施时,大家已看出了我的难堪,其中一位长者走到我跟前,语气十分平和地说:“小鬼,别着急,慢慢来。”随后,一行人继续前行。我的双腿却像是灌了铅似的,忐忑不安地跟随在最后面,摆弄相机,仔细琢磨:电源显示是足的,是储存卡已满?还是锁住了其他键?最终发现是内存空间饱和的原因。情急之下,我删掉留存的照片,绷紧的神经这才得以舒缓。我一路小跑到客人一行前面,“咔嚓——咔嚓——”按动快门,留下了他们观光赏景的美好瞬间,此时领导的表情也由“阴”转“晴”。

不知不觉,时针指向了正午十二点,返程途中,领导交办“尽快将照片洗出,要送客人留作纪念”。回城后,我顾不上吃饭,直奔相馆,直到把照片如数交到领导手中,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。

送走客人后,我回到办公室,将当天的

“遭遇”一股脑儿地向同事倒出,他听后给我说明了原因。原来,是他在使用了相机后没有及时将照片导出来,忘了告诉我。

那时,在我们股室,人手一台相机,我持的是台“小不点”老式相机,像素低不说,成像效果也不够好,同事就叫我用他那台新款尼康D70相机。由于我从来没有使用过,最基本的“浏览”“删除”功能也不可能知道,以致出现这种难堪局面。

有个别同志听说这事后,看似很聪明地对我说:“你笨得很,拿起相机假照嘛。”我知道他说的是玩笑话,我说怎能呢,这不是骗人嘛!人们常说:先学会做人,后学会做事。那样做岂不是弄巧成拙,自己给自己脸上抹黑吗?何况是要拿出实实在在的东西来,要是这样的话,恐怕离“扫地出门”也就不远了。还好,我不但没那样做,压根儿也没有朝那方面去想。

岁月不居,时节如流。行走在年轮的时光中,捡拾生活的点点滴滴。发生在我身边的那件尴尬事,尽管已过去多年,但至今仍刻在我的脑海里,并时刻提醒着我:做任何事情,事前不仅要有一番思量,而且要做好充分准备,避免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。